



禮儀典第二百四卷

文廟祀典部藝文二

正孔子祀典說

明世宗

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焉  
昨輔臣少傅張璁再疏請正其號稱服章等事已命禮部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號與服章二事所  
關者重不得不爲言之孔子當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  
國之君竟不能明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元宗乃薦諡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諡爲  
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  
如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目爲亂賊之徒是何心哉又我聖祖當首定  
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於學不許祀於釋老之宮又除去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籩豆以  
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特存其號豈無望於後人哉亦或當時創制未暇歟至我皇  
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塑像猶存蓋不忍毀之也又至我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

舞用八佾籩豆用十二牲用熟而上擬乎事天之禮也夫孔子設或在今肯安享之昔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事天之禮乎果能體聖人之心決當正之也至於稱王賊害聖人之甚孔子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既以王者之名而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配於堂上顏路曾皙孔鯉以父而從列於下安有子坐堂上而父食於下乎此所謂名不正者焉皆由綱領一紊而百目因之以隳耳今也不正滋來世之非道將見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內離外叛可勝言哉

正祀典申說

同前

朕惟爲人臣盡臣道盡之云者終始生死以之非有所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亦不可改也少有可變豈可待之三年大抵成法固不可改其於一切事務不可不急於正之也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相爭辨斯世斯時却不得不辨也昨所命議正孔子之祀典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子之諡號自唐元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則

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可知矣林甫之請元宗之加意必有爲林甫之爲臣何等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元宗歟元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元宗之封諡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蓋此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王公之王也由是武宗假託之而加諡宋徽宗薦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設此以尊崇耳況以諸侯王而薦天子之服章誣之甚也至於雕塑之像不知孔門弟子卽孔子死時而造之且如一人自是一人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而信工肆意雕塑曰此是孔子像也殊不知其實是土木之靈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己之心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於八佾之舞十三俎豆又僭禮之甚也決所當正

### 議從祀疏

沈鯉

臣等哀集衆論較量其間預廷議者共四十一人除註有原疏外內註胡居仁從祀者二十五人註王守仁陳獻章者俱十五蔡清五人羅倫二呂一人居仁則仍有專舉且無疵議在石星則議二臣不宜立門戶講學在丘舜則議守仁乃禪家宗旨在吏部右侍郎王家屏則又謂從祀重典非真能

信今傳後者未可輕祀非見其能信今傳後者亦未可輕議若使日議黜恐反爲盛典之累故未敢遽擬其入也臣等反復叅詳看得從祀一事持久不決廷議者則以在廷之可以盡天下之公議而衆言僉同人品自定所以要之於歸一之論也今預議諸臣舉從祀者莫不以胡居仁第一卽有次及居仁與其不舉者亦毫無異議及臣等考其平生與其論著亦大都淵源孔孟純粹篤實一時名士如羅倫張吉婁統周英高明賀欽順張元禎之類皆極口稱上比於薛瑄而次其論著與瑄之讀書錄並傳焉斯其爲孔子之徒已彰明較著有歸一之論矣如蒙俯賜采納容令臣等以居仁行實撰議上覽特允從祀自足以仰承德意增重儒林豈必求備蓋我朝道化翔洽人文輩出二百年間侑食孔廟者僅薛瑄一人誠重之矣今距祀瑄之後未二十年而又得居仁與之並祀亦所謂旦暮遇之比肩而立者雖一人不可謂少也至如守仁之學在致良知獻章之學在於主靜皆所謂豪傑之士但預議諸臣與之者僅十三四不與者已十六七甲可乙否殊未有歸一之論以稱上意指臣等亦何敢輕議嘉靖十九年亦曾廷議薛瑄彼其時固毫無間言也而庶子童承叙贊善浦應麟尤以爲事體重大莫若少緩竟以報罷至隆慶元年復下廷議則在議諸臣或挽或推惟恐其不預於

澤宮尸祝者何人心之同也夫惟人無異議故盛典一舉至今爲俎豆之光今守仁獻章旣不能毫無間言又一時與議之臣亦多有耆舊老成直亮方聞之士而不皆爲二臣左袒者是輿論未協而事久論定尙非其時也臣等敢有感於承敘應麟之言故輒敢効其愚亦請暫緩之以少俟公論之定而徐議於後似亦未晚蓋事可垂千百世而示法者卽詳審再三而不爲過慎與其祀也而有議豈若議定而後祀乎蓋可祀不祀者其失愈愈猶可補於將來未可祀而祀者其失誣誣則貽譏於後世拾藩反汗勢豈能及是不可不爲深計也昔者孟軻氏之告其君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蓋至於左右皆曰賢諸大夫皆曰賢而未敢信必至國人皆賢也而後察之又親見其賢而後用彼固一時之進退一人之是非耳而猶然若是矧是舉也在朝廷則象賢崇德爲道揆法紀之公在天下則章軌作人爲俗易風移之漸所關甚鉅可嘗試而漫爲之耶如皇上以我朝人文遠軼前代不宜寥寥焉若是臣等謂居仁而祀不可謂寥寥矣蓋隆古以還士之以行誼道德令聞長世者非託之於顯位則託之於門閥非託之於文章則託之於勲業順風疾呼聲聞易達所藉然耳如居仁者固深山窮谷之士而布衣韋帶之夫自非其德有過人負一代之斗山於當世擇地而趨曦心而語其誰

傾耳而聽正目而視者惟皇上超然遠覽拔之於儒伍之中榮之以宗祀之位則日月之光賁及豐  
蔀雖在齊民無不興起比於祀壇尤爲盛事茲臣等所謂一不爲少也至如蔡清羅倫章懋黃仲昭  
陳真晟呂柟羅欽順鄒守益中間或未有專祀者亦望推廣德意專祀於鄉通候論定之日另議從  
祀則仁至義盡真可爲天下萬世之法而薪標之道以光蘋藻之禮不濫一舉而二物具矣再照講  
學爲致知之事聖門之所謂條理之始也夫學亦安可不講也顧臣等之所謂講學者殊無甚高論  
蓋六經孔孟之道旣昭如日星而漢宋諸儒之書又發明殆盡後雖有述何以復加所貴乎學者亦  
守其師說慎思明辨如何爲格致誠正如何爲齊治均平隨事精察敦行不怠雖暗室無媿必白首  
一節如是焉而已世之學者不務爲平易而厭薄古訓欲自名家至爲續鳧頭以見長添蛇足以工  
畫於子臣弟友日用常行之道反視爲弁髦不講焉其又有奇者則片言單詞樹之赤幟而天下之  
喜爲名高者亦苟見前茅之所在遂靡然羸糧而趨之口耳一言反復辨至窮年不能殫其說其流  
之弊將有內棄其事而外棄其主之事以釀成清談之俗者此不可不爲早辨也伏願皇上旣慎簡  
可祀之人又渙發德音使天下知朝廷之所以崇祀者意在此不在彼則世道人心不勝幸甚

薛瑄從祀議

唐順之

竊惟陛下懋建皇極身作君師惠然留意理學之臣博采於庶官之論欲以定祀典而彰前德甚盛心也夫瑄之爲人諸臣論之詳矣臣無可說也臣請折衷之祀典以答明詔可乎臣聞聖人之道有宗傳有羽翼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人其德行稱者纔四人而夫子獨許回庶幾其三人又不與也一貫語之參賜而性與天道賜又自以爲不可得聞則其精微之際心授心受毫釐不差者固亦難矣所謂宗傳者也然文學政事言語亦得與德行分科而居而皆不失爲聖人之一體至於門人之辨之勇之藝聖人亦自讓以爲賢於己且曰自吾得某也而惡聲不入於耳自吾得某也而門人加親是聖人與人之周也所謂羽翼者也此孔門人物之衡也亦後世論孔門從祀者之衡也如使必其宗傳而後可以從於祀也則顏曾思孟而下及於濂洛三四鉅儒而足矣雖七十子亦有在所略者而況於經師之口傳與王韓輩之疵而未醇者乎然且羣然而俎豆焉則羽翼之由也故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至如瑄者以復性爲究竟以持敬凝靜爲工夫非聖人之道不以志而學非濂洛關閩之說不以尊而信雖其所謂精微之際未知其何如也而歷其平生其背於聖人者亦

少矣謂其爲聖門之羽翼也復何疑乎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一也臣聞衆心安定而成俗俗必有  
尙衆志鼓舞而成尙尙必有倡倡之者始之也祭之爲言報也以報本而反其始也我朝理學彬彬  
乎盛矣然自瑄以前儒者有汨於辭章事功之習而未有能卓然於道德性命之歸者也而瑄實倡  
之矣自瑄以後其有如瑄者繼踵而出乎未可知也其有能直接孔氏之心傳者出乎未可知也而  
瑄實倡之矣是則瑄其我朝理學之一闢也比之濂洛倡道於宋雖其所自得或有淺深而功則並  
之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二也臣聞之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解之者曰國故云者  
若虞則夔伯夷周則周公魯則孔子也此代各自釋奠於其代之人而國又各自釋奠於其先師解  
之者曰若漢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也此漢代釋奠於漢之人之証也故夔伯夷周公孔子雖不能  
接世而生而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固亦非曠世之所希有然而與釋奠者代有其人則自建學以  
來然皆未有空一代而絕無其人也明興且二百年絃歌之化暢乎遠近豎子皆知誦法孔氏而壁  
宮之側至今無一人得俎豆其間者非所以鼓士氣而彰聖朝棧樸之盛也元之世且推其臣許衡  
而從祀焉我明乃無一人之幾於衡者其必不然也由此言之苟爲聖人之徒者猶且援而進之而

況如瑄之真可以羽翼聖門者乎如是而曰我國之故也而祀焉以比於漢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元許衡其亦可以無愧矣乎況今之所謂祀者乃其偃然於累代羣儒之後而非如記所謂特祀以爲先師者也奚不可哉此瑄之可以附於祀典者三也臣聞周禮大司樂曰凡有德者有道者使教焉沒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瞽宗者殷學也此學宮祀其能爲師者之証也其釁器會菜而神之者乃其攝齊鼓篋而師之者也瑄嘗督學於齊魯而諸生翕然尊之曰吾薛夫子也故其時師道之尊而庠序之飭始自齊魯而風於天下蓋在勝國時許衡實爲祭酒勝國時之能尊師道而作人材者莫如衡而我朝之能尊師道而作人材者莫如瑄其亦近乎樂祖瞽宗之義否耶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四也然或者謂瑄於六經少所著述宜不得與從祀臣竊以爲不然夫聖人所爲作經者何也以摹寫此心而已儒者求諸心而有得也是真能發揮六經者已且古儒者說經之多莫如馬融其體認本心絕不肯爲六經註脚者莫如陸九淵陛下嘗進九淵而黜融則聖明照鑒固有取躬行妙悟之實而不徒以聞見講解爲功矣況瑄所著讀書錄且十餘萬言固濂洛關閩之緒而六經之旨也其爲著述則已繁此瑄之無碍於祀典者也然求儒之賢若尹焞羅從彥李侗黃幹皆不得與今

瑄所得未知其與數子何如乃得與或者亦有是說臣又以爲不然夫瑄之所得誠未知其與數子何如也然則濂洛倡道之後羣儒連茹而出耳目薰染親相授受故其興起爲易而瑄獨崛起絕學之後故其樹立爲難其連茹而出也不得不擇其尤者而祀之其崛起也不得不援而進之譬如繁星麗空非五緯不能耀芒而晨星不能相望則維參與昴睥然而見微顯闡幽之義也安能牽彼以例此乎又瑄之無礙於祀典者也故臣以爲宜如御史臣瞻臣得仁所疏臣某昧死謹言惟聖明裁擇

#### 四賢從祀奏

劉蒞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金華府知府等官臣劉蒞等謹奏爲褒崇正學以隆治道事准本府知府劉蒞關竊惟道之顯晦有時人之抑揚有數時可矣而道不顯是天欲終晦之也數可矣而人不揚是天欲終抑之也然道顯則人亦揚顧所遭何如耳昔孟軻氏沒吾道絕學千五百年而周程張朱始續其傳朱熹之門聞道者衆可以繼道統之傳者亦只二三子黃幹乃其巨擘也熹臨終悉以深衣幅巾及平生遺書付之曰吾道之託盡在子矣若然則繼朱熹者非黃幹乎幹爲臨川令婺州金

華人何伯慧適爲縣丞因命其子何基師事焉幹一見器重之因告以聖賢之學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乃悚惕受命於是因黃幹之言明朱熹之旨精義新意愈出不窮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當時學者霧滃雲集基盡以所聞於幹者授之然則繼黃幹者非何基乎一傳而得同郡王柏資稟英邁勇於求道盡探何基之祕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講師鄉之耆德斑白皆執弟子之禮而師道爲之再盛然則繼何基者非王柏乎再傳而得同郡金履詳講貫益密造詣益邃盎然春融怡然冰釋訓迪後學誨切無倦宋祚將移樊襄園急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樊襄之圖自解時不能用遂不復仕觀其所充拓所論著蓋親得何王之傳而並擴之然則繼王柏者金履祥也又傳而得同郡許謙致遠鉤深以聖人爲準的旁搜博採以義理爲折衷其規模益宏大其涵蓄益深遠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不憚千里皆來受業四方之人以不及其門爲恥當時中外名臣薦者百數至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觀其所體驗所著述蓋盡得何王金之蘊而益充之然則繼履祥者許謙也是四子者皆親接黃幹之傳以上續朱熹之統寥寥三百年餘未從孔門之祀成化間按察司僉事辛訪

亦嘗具奏未蒙准行當時議者曰朱文公熹與呂成公祖謙講道金華郡儒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  
師徒累葉出於文公之後而居於成公之鄉其於斯道不爲不造其徑庭然造堂奧則未也爲是說  
者誤矣聖道之奧在顏子且曰未達一間由夏輩升堂未入於室七十子宮牆外望者不知其幾而  
可輕造哉要在其有羽翼斯道之功生而可以淑斯人沒而有以啟後學如四子者亦可無愧於孔  
門矣議者又曰羽翼斯道莫如著述程朱之後如胡安國之春秋傳蔡沈之書傳真德秀之大學衍  
義吳澂之五經纂言學校以之育才經筵以之勸講其功偉矣何王金許之所以爲書其用恐未若  
是之專其功恐未若是之偉嗚呼爲是說者或未多得何王金許之書而讀之也何基所著大學中  
庸發揮大傳易啟蒙發揮通書近思錄發揮王柏所著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書疑  
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孟子通旨朱子指要詩可  
言天文地理考墨林考帝王歷數等書金履祥所著有論孟考證補集註之所未備通鑑前編多先  
儒之所未發其他如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等書國初亦已梓行矣雖不能如胡  
安國蔡沈真德秀之顯行於時亦皆發明聖道裨益程朱不少其視吳澂許衡蓋不知其孰兄而孰

弟也孔門從祀若專取著述不知當時多愆如申枏愆子路沮孔子之道如公伯寮所著何書雖不能無磯激警醒之功而終作聖門之梗方且偃然坐食兩廡其視何王金許何如也亦有僭經叛義詭道非聖惡人性而詆孔子善桀紂而僞堯舜作奸犯科得罪名教亂天下而禍後世者當時徒以註疏附會取之而今理學大明則糟粕棄餘積於無用今亦巍坐侑食之列其爲人其爲書視何王金許又何如也議者又曰作於朱子之先而賢賢相承若朱子之曾祖禰者楊時羅從彥李侗旣不得以是之故而列從祀矣出於朱子之後而賢賢相承若朱子之子孫曾元者何王金許尙安得以是之故而列從祀焉爲是說者蓋專以世次言祀道也夫庸知世次之先後乎如必以世次則顏無繇曾皙孔伯魚固當升之堂上不當在弟子之列兩廡之間矣臣又嘗聞之朱熹初見李侗侗語之曰理一而分則殊今君於何處騰空理會得一箇大道理說天下之事理一而已更不去分殊上體認熹乃幡然悔悟盡向分殊上尋求理一由是言之朱子翼道之功李侗實啟之從彥實傳之今楊時旣列從祀而從彥李侗不與則是曾元享祀而祖禰不與也夫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臣亦隨衆觀場者也且學不足以博古才不足以通今未望聖道之蹊徑安敢品題道學於數百載之

上但質之以大儒之格言以觀其取與否考之以諸儒之操存以觀其醇與否參之以各儒之著述以觀其有發明聖賢之道否察之以古今天下之嚮慕以觀其有淑於後學否今儒先之許可既如此諸儒之操存之著述又如此古今天下後學無不尊仰又如此則人心未嘗一日而忘諸儒之功也臣望陛下隆重儒先紹續道統乞勅多官會議將羅從彥李侗黃幹何基等七人加其封爵俾之從祀使其不至淪沒則聖道有光治道增重臣嘗思之理學大明莫如有宋治道大行莫如我朝理學屬知治道屬行而知行未嘗不相因也今陛下誠能尊禮往哲闡明理學豈不知行並進政教兼舉感人心而風後世綿國祚於無疆乎此天下之公議非一人之私言臣所以先爲之倡者誠以何基等地方之產臣地方之官已嘗祭掃其墓搜求其書贍其圭田而禮其後裔有司之職如此而已若夫主張之任表章之權端有望於今日之聖天子賢輔弼也當此有道之時而不得一遇則諸儒之道終晦而其人終於不揚矣臣是以不避僭踰合關本府轉奏等因緣係褒崇正學以隆治道事理未敢擅便合行具本差吏傳遞齎奏以聞

嘗考明臣張孚敬之於濮議也竊深誡其失至廟祀先師易像以主未嘗不歎其立言之正一事之醇爲能矯前人之失而酌其宜也曷宜乎爾一則宜乎其知聖也一則宜乎其知道也曷言乎知道天地以氣化生萬物故春夏秋冬各循其序而報天地者燔柴瘞玉通其氣而已聖人以道開示萬世故易詩書禮春秋各闡其義而尊聖人者春禴秋嘗隆其道而已惟通天地以氣故不必求聖人於形隆聖人以道故不必泥聖人以迹斯則立主之說也然則立像非乎曰像者緇黃之教也以聖人之道謂必因物以見主觸境以明心將聖人亦假神道以設教而又何以使天下之不惑於異乎然則立像非矣曷爲而亦以像傳也曰世之尊孔子者王其封矣父其號矣使不山龍火藻之罔以示寵示尊也不知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韋布而帝王之孔子其安之乎且得而封之儼然人臣之列也天子得而釋奠乎則尊之適以褻之崇之適以卑之固不如存其師道之無尙者長隆於千古而已然則立主是矣而學孔子者其盡是乎曰聖人之道天下人之心也君得之而爲堯舜臣得之而爲臯夔命之於天爲太極無妄之體賦之於人爲秉彝降衷之性故周子之誠神幾二程之主一張子之東西銘朱子之易學啟蒙皆此物此志也學聖人者於形聲指視之外以悟其戒懼慎獨

之微則聖人在是矣彼立像立主不又其末乎

文廟祀典部藝文三

詩

釋奠詩

晉潘尼

敦書請業研幾通理尊師重道釋奠崇祀德成教倫孰云不祉

釋奠詩

宋王僧達

時泰道暢禮備樂修啟庠選俊博教深求異人鱗萃淑美雲浮師尊訓浹嘉敬載柔

釋奠詩

顏延之

伊昔周儲聿光往記思皇世哲體元作嗣資此夙知降從經志邇彼前文規文矩值  
正殿虛筵司  
分簡日尙席函丈丞疑奉帙侍言稱辭惇史秉筆妙識幾微王載有述

侍皇太子釋奠宴

齊王儉

禮惟國幹義實民端身由業澡世以教安金鎔乃器水術伊瀾漸芳則馥履冰固寒警宗務時頻宮  
善誘咨此含生躋彼仁壽淳移雅缺歷茲永久遊藝莫師獨學惟友三兆戒辰八鸞警旦風動蒿宮